

08

128

少年
蘇秦

商務印書館
發行



少年叢書 蘇秦目錄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家世及教育

第三章 說秦

第四章 說燕

第五章 說趙

第六章 張儀入秦

第七章 說韓魏

第八章 說齊楚

第九章 縱約成

第十章 蘇秦之末路

少年叢書 蘇秦目錄



3 1762 0053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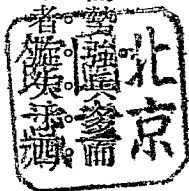
少年叢書 蘇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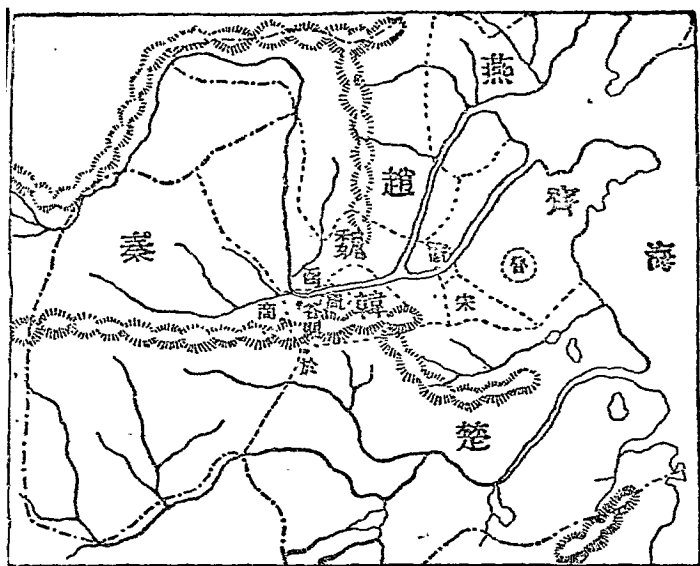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總論

周之季也。封建諸國。俱已略盡。惟餘七國。所謂七雄者也。地博而勢強。國大而氣驕。皆有因利乘便。宰割天下之心。而皆無政策。無定見。得于東者。斃於西。成于此者。又毀於彼。此天下之所以紛紛不定也。

夫稱強於七國之中者。則六國畏之。來享。來王。至榮也。作威作福。至樂也。珠玉美女之玩。高堂廣榭之適。又時君之所至。願也。於是七雄之君。各思徼倖於萬一。而達其目的矣。自以智短才淺。急於求賢。草澤下士。一言投契。萬乘之主。不惜紆尊降貴。郊迎庭見。屈膝再拜。黃金白璧。美人車馬。恣其所欲。雖周公之吐握。周公禮士。至有求見者。立即見之。文王之養老。伯夷太公以文王不能過。也。

語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七國之君。既求士矣。且重用之矣。此於理宜昌。然而





詭得詭失。苟且圖存。甚則破國亡家。并不能保其社稷。所謂富國強兵者。卒未覩其明效。是又何也。吾蓋反覆思之。而知其故矣。

戰國之君。非真有禮賢之精意。而能虛己以從也。故孟子不用於齊。梁。荀卿以蘭陵令終。而屈原至於自沉。使果好賢。則何至於此哉。彼之所好。在於關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求逞其大欲。揣摹之士。知其然也。乃託富國強兵之策。以投其所好。於主德之得失。絕不敢

措一辭。復夤緣。左右巧爲蒙蔽。苟求利祿。彼多欲。自侈之主。墮其術中。尙不覺悟。以爲吾誠得士矣。富強之效。不難致矣。此孟子所謂緣木求魚者也。

吾讀史。知一種時勢。自有一種人才。應時勢之要求。蘊釀而出。以應其變。戰國之時。於地理則易統一。而爲割據。於用人則易世家。而爲布衣。於學說則尙功利。而輕道義。其合於長治久安之道。與否。姑置勿論。而旣成此特殊之時局。則必有特殊之治法。以維持之。運會所趨。遂生出一種之人才。而影響於時局。

時則至尊者莫如君主。至貴者莫如武人。顧武人君主。雖尊貴。猶如無汽之機械耳。而爲之汽力者。則惟當時之所謂策士。朝秦暮楚之流。紛紛者何限。雖孟子之所羞稱。然皆造時勢之英雄。未可等閒視之者也。

戰國之世。大勢在秦。六國之君相。倉皇應付。無不失敗。久之而合縱。古作連橫。古作之新名詞出焉。所謂合縱。言六國聯盟。以拒秦。所謂連橫。言秦聯五國。以擊一。縱之利在六國。橫之利在秦。一利一害。針鋒相對。彼此對待之政策。至是

始明而造。成之者蘇秦也。

批評

太史公曰：「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又曰：「張儀之行爲。甚於蘇秦。此兩人眞傾危之士。」由此觀之。蘇秦之爲人。其可知矣。然其人於歷史上。關係非小。少年叢書中。豈可少此人物。

太史公以蘇秦之政策。偏於傾危。而深惡之。然擾攘之中。事勢萬變。蹈常襲故。亦非救時之才。譬如行舟於險灘之中。非巧爲迎距。則必有沉溺之患矣。

大約古人每有短處。後人學古。但學其長。勿學其短。則遂無不可學之人。

第二章 家世及教育

蘇秦號爲策士。夫策士亦儒生業也。古者重世業。故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蘇秦固非士人之子。一旦爲儒生之業。奮跡青雲。成左右一世之人物。

宜其艱難困苦倍於尋常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爲之興起也。

蘇秦東周雒陽軒里人也。洛今河南兄弟五人。秦最少。故字曰季子。兄曰代。曰厲。

曰辟鶴。自蘇秦得志。代厲皆受其學。亦以遊說著於時。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爲務者。謂之本業。蘇秦獨否。負笈出門。從師訪友。以此耗其家資而已。亦時遭困阨。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曰：「今子釋本業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周天子境內陽城之地。登今河南有谷焉。山深林密。人跡罕至。世因名之曰鬼谷。

亦名中有隱士不知其名。或云晉人以其居於鬼谷也。皆稱謂鬼谷子。云鬼

谷子之胸中無所不知。尤熟於七國之大勢。自創一種學說。曰縱橫之學。蓋其身雖隱。其心則未嘗忘天下也。羅致英才。傳其所學。使成將相之資。又著書十四篇。今存十二篇。旋乾轉坤之人才。合縱連橫之局勢。已於空山風雨寂然不動之中蘊釀成矣。其門弟子中。以口辨著者。則周人蘇秦。魏人張儀也。

蘇秦之學成而歸也。正當衛鞅用秦之時。秦之爲國僻處西陲。東出而爭霸於中原。則趙拊其背。韓掣其肘。魏扼其吭。西南北三面。又山嶺崎嶇。蠻夷逼處。實無霸業之可圖。孝公之世。任用衛鞅。先整內治。以樹富強之基。旣已成功。謀傾其勢力於東方。則梗於三晉。韓趙魏本晉國。故又稱三晉。而魏尤逼近。蓋秦之有魏。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勢不兩立者也。以國勢論。魏之不如秦也。遠甚於魏始危矣。

夫首謀弱魏。以次蠶食各國。而遂統一之願者。此秦人之素志也。彼楚齊燕趙韓之五國者。旣非盡蠶。豈不知唇亡齒寒之理。合力以存魏。如昔年英法共保土耳其。基以抗強俄之故事。乃竟不然。

周顯王二十八年。齊伐魏。破魏師於武陵。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二十九年。秦人乘魏人新敗。使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乃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故城在今山西夏縣西。南三十里。遺址尙存。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接潁河。接衛河。舟車引之。河汴南通。

是年。齊趙又伐之。三十年。秦又伐魏。虜其將魏錯。魏本非強國。連年喪敗。魏勢益弱。而秦勢日張。於斯時也。蘇秦適去寂寞之山林。而入紛紜之世界。既知天下之大勢。如此。乃定其入世之方。而戰國之風雲起矣。

批評

鬼谷子。蓋六國時之有心人也。相傳齊人孫臏。魏人龐涓。亦其弟子。則又以縱橫家而兼兵家矣。今江湖賣卦者流。皆託其術於鬼谷。懸像以爲招牌。古人爲後人誤用。往往類此。

縱橫固非治本之道。以云治標。則雖有智者。亦不能更易。一說以善其後也。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如六國合力以拒秦。秦兵不敢東出。而天下安。秦聯五國以攻一國。以次蠶食。天下爲一。則亦免於兵爭之苦。如此。則天下定矣。惟以時君之多欲。與策士之

無行雖暫定於一時。亦未能永息干戈耳。治標之策。所以異乎孟子之言者在此。

鬼谷子之術。大意如此。而運用之者。要不外乎口舌之巧妙。蘇秦張儀之口。可謂巧於運用者。雖由天才。想受鬼谷子之教亦不少。吾國雄辨學之初祖。必推鬼谷子。惜不傳於後世也。

第三章 說秦

蘇秦之世。周天子尚在。而秦又周人也。乃就近求見周顯王。顯王左右。以秦浮說。多不中世務。輕之。勸王弗用。蓋恐蘇秦見用。舊時人物。失其勢位。猶漢廷之沮賈誼耳。賈誼洛陽少年漢文帝愛其才而容。秦進身之始。不曳裾於七國。絳灌諸大臣交言其短。遂不見容。之廷。說當代之雄主。而求容於辱王。亦不識時務甚矣。然蘇秦豈真不識時務哉。其意蓋欲奉成周之共主。以號令諸侯。而奏一匡天下之效。無如周之不能用也。

蘇秦念天下之名分在周。而大勢則在秦。既不得志於周。則西行至秦耳。然周秦相去。水有河洛之阻。陸有崤函之險。必備舟車輿從。而後可行。秦雖意氣慷慨。非憚於冒險者。然又安能布衣韋帶。敝車瘦馬。以庭說赫赫之秦王哉。家貧旅費無所措。久之乃得成行。



蘇秦之入秦也。適當秦惠文王名即位之初。商鞅于商名衛鞅因封被誅。尙未有代之者。蘇秦以爲有機。可乘。私心竊喜。乃以連橫之術說之曰。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皆古國名。今四川保寧順慶夔州重慶及瀘州等處皆蜀地。漢中

今陝西漢中縣在秦之西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故曰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胡貉煩林胡之類。出貉可爲裘。幽州郡出馬。一貉

說以馬名。之用。南有巫山。山在今四川巫山縣自巫峽東至西陵峽皆連

下有黔中。及今湖南常德辰沅永順澧靖華容之限。黔秦故曰限。皆不東有殺

二東殺西殺是也相距三十五里地函也。今陝西靈寶縣有洪澗湖古函谷關

從楊僕言徒關于河南新安縣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士奮

起以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

上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

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伐道

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是時秦新誅商鞅。疾辨士。故弗用也。

蘇秦千里而來。志在必成。豈肯一擊不中。卽萌厭倦之心。而騫然遠引者。乃復上書曰。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名國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蚩尤黃帝

時諸侯無道黃帝與大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音恭工。湯伐有夏。文王伐

崇。崇侯虎紂之卿士導紂爲惡文王故伐之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烏有不戰

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縱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節。

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

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偉服備者盛服戰攻不息。繁稱文

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

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

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也萬乘也誣也敵國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善也稱也元元元性皆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辨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批評

趙策蘇秦說李兌曰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送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案兌殺主父時蘇秦已死久矣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此者皆附之秦卽此類也

蘇秦見周顯王必有所說史策未載今不可知矣周制重世祿蘇秦起自布衣家世微賤故左右輕之勸王弗用謂其不知世務者特託詞耳

蘇秦豈不知周室已衰，一姓不能再興，而貿然說之，蓋以身名未顯，遽出說大國之君，恐不足當其一盼，故先自小國起耳。稍積資望，更爲擇木之計。此蘇秦慎於進身之意也。

初說秦王書，史記廬取數句，國策載其全文。今讀之，則立意無非主戰，與當時之所謂策士口吻者，迥乎未合。語亦直率，無開闔擒縱之勢，宜秦王之不爲動也。

第四章 說燕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乃不得不去秦而歸矣。當蘇秦失敗於周天子之時，難免不爲家人所笑。故憤而赴秦，以爲秦庭之明，自不如周人之暗。方其乘肥馬，衣輕裘，歷百二之山河，而至於秦也，意氣慷慨，以爲憑三寸之舌，君臣相遇，致身通顯，他年衣錦還鄉，豈猶舊日之蘇秦哉！親戚故舊，會當刮目相看耳。

不意時會未至。則壯士無顏。徑路未通。則英豪坐困。乘興而去者。竟敗興而歸矣。此時也。蘇秦則羸膝履躄。羸。羸也。膝。束。履。斜。幅。自。足。至。膝。便。于。行。也。躄。草。履。也。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蓋狀有愧色云。

蘇秦一己之無聊。既若是其甚矣。而又足重蘇秦之抑鬱者。更



有其家人歸至家。父母見之，默不與言也。嫂見之，飢不爲炊也。其妻方織，見之亦不下紝也。其他鄰里朋舊，相遇之間，態度落寞，自不待言矣。

蘇秦至此，乃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涔涔然流至足下，奮然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彼於失敗之餘，不怨天，不尤人，惟知反躬自責，其進行之積極，自治之嚴厲，迥非常人可及，宜乎有志者事竟成也。

如此者，期年，自謂揣摩成熟，竊自喜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思及鋒而試，償其素志，惟於周於秦，皆無所遇，紛紛六國，何者爲託迹之所？此時趙肅侯在位，有賢聲，蘇秦遂東之趙。

趙相奉陽君者，趙王之弟也。方惡遊士，故蘇秦在趙，又不遇，乃北之燕，求見燕文侯。經年猶不得見，金盡裘敝，無異在秦之時。旅舍主人哀之，貸與百錢，乃得

支持。會文侯出獵。蘇秦伏於道左。再拜奉謁。文侯知其名。甚喜。曰：「洛陽蘇季子。寡人聞之久矣。何不早來庭見。而自屈至此。」蓋蘇秦之事。悉爲左右所蔽。而竟不知也。藉非道見。則又不知羈旅。至於何時。侯門如海。可勝嘆哉。

文侯與蘇秦並載還朝。問以時事。蘇秦條陳其說如左。

燕東有朝鮮遼東。

遼東今奉天府地。

北有林胡。

今陝西榆林鎮東北。四百五十里有勝州城。東北臨黃河。戰國時林胡所居。

樓煩。

樓煩國在今山西代縣雁門關北。

西有雲中。

今勝州。今榆林東北。古鄂爾斯部界內。黃河東岸。古九原地。

有滹沱。

水名。出山西繁峙縣東南。流至文安入海。

易水。

源出易縣。滹沱河合流。與滹沱河合。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

戰國時有碣石。此蓋平原之碣石。古大河入海處。

門。山名。雁之所出。因以名。今代縣北三十里。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

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真今直隸定縣矣。渡滹沱。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

批評

蘇秦說秦歸來。若無家中之激厲。卽恐悠悠忽忽。不復振作。埋沒此生。亦未可知。勢利固是惡俗。亦少年人之藥石也。

太公陰符。隋書經籍志尙有之。至唐遂亡。今所傳陰符經。不過數頁。書託名黃帝所作。所言於兵家爲近。實有精語。自後人以鍊丹之說解之。遂屬

於道家。此又是一書。決非蘇秦所誦之太公陰符也。

蘇秦未至趙之先。自謂揣摩純熟。會當破壁飛去矣。乃又不成。可知工夫。自工夫時會。自時會兩不相假。非謂工夫一到便可橫行天下。毫無所阻。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熟復此語。則時會且弗論。固當以工夫爲急耳。

蘇秦之說燕王也。以合縱說秦王也。以連橫。其立說之異同且莫論。而說燕文字。氣象崢嶸。語勢扼要。自較說秦者爲佳。固是工夫純熟之候。

第五章 說趙

蘇秦說燕。燕王既納其說。蘇秦可取卿相於立談之頃矣乎。而猶未也。蓋將使之趙。觀其坐而言者。果足起而行否。然後授以官爵。而任以國事。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趙王聞蘇秦將至。已使人郊迎矣。

秦雖僻處關中。常陰使政客刺取六國之行動。而爲之備。故舉無遺策。燕王之



意向秦已知之時。奉陽君方相趙。知其與蘇秦不協。乃使李兌至趙。謂奉陽君曰。『齊燕合則趙輕。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齊也。』奉陽君乃使使與秦結交。乃華屋山邱。人事無常。秦趙之交未合。而奉陽君

忽捐館舍。此天與蘇秦以成功之會也。因說趙肅侯曰。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擒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

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

德今靈安之地丹坊郡銀夏也。

絕河外割則道不通。

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

東故南城在今河南濟源魏

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

周部也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襄據

衛取淇。

衛地濮陽也故城在鄆州武原縣西北七里

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

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

漳水在潯州番吾又名蒲吾今直隸羊山縣東南

則兵必戰於邯鄲

之下矣。

邯鄲故城在今直隸邯鄲縣西北二十里

此臣之所爲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

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

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

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

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同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

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

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大。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嚮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衡同橫。謂助秦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姣美也。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恐喝謂相恐脅也。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音質。剖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漢。燕守常山。

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漢。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闕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同接秦則秦甲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批評

李兌說趙奉陽君事。見燕策。此與史傳他策並異。古史謂奉陽君即公子成。事武靈王。惠文王。肅侯之世。實未亡也。且蘇秦死。張儀說趙。趙王言先

王之時。奉陽君蔽欺先王。明其未死也。故於蘇秦傳載李兌之言於說燕之後。而削奉陽捐館之語。大事記從之。吳師道謂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爲一人。然不可考。

蘇秦至秦。則以連橫之說進。既不見用。乃一變其連橫之說爲合縱之謀。向謀利之者。今又害之矣。翻雲覆雨。時君所以深畏策士也。孟子遊梁。以仁義說惠王。惠王不用。後復遊齊。又以仁義說宣王。未聞以前者不用。更易一說。以投時王之好也。大賢之爲大賢。策士之爲策士。觀此可見。

蘇秦見燕王。勸其南連趙國。意卽注於合縱。却在燕王前。暢其意旨。而詳陳於趙王之前者。蓋燕爲弱國。不足以號令天下。言之徒洩其計。畫秦人破壞其謀也。將益力。

第六章 張儀入秦

蘇秦已得燕趙之同意。功在垂成。將之韓而事變遽起。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

昨於秦惠王。

昨祭肉也。謂以祭文。王武王之肉賜之祭文。

惠王使犀首攻魏。禽

同擒

魏將龍賈。取雕陰。

今陝



西綏德縣且欲東兵。秦乘縱約未成之際。爲先發制人之謀。其計毒矣。至此而蘇秦之計窮。至此而蘇秦之智見。

蘇秦之同學。有魏人張儀者。字餘子。與蘇秦同遊鬼谷子之門。秦自以爲不及儀歸。出游於楚。無所遇。寄

居楚相昭陽門下。會昭陽攜賓客出游郊野。觴於赤山。

在今湖北宜城縣

之下。衆人紛

擾之。頃。昭陽失其和氏之璧。和氏之璧。天下之至寶也。窮究賓客。門下皆疑張儀。曰。張儀無賴盜相君之璧者。必此人也。乃執之。掠笞數百。不服。釋之。昇歸其家。妻見之。曰。嘻。子今日受辱。皆讀書遊說所致。若安居務農。寧有此禍耶。張儀張口謂其妻曰。吾舌尚存乎。其妻笑曰。舌固在也。儀曰。足矣。

張儀家居久之。困窮愈甚。聞蘇秦已得志於趙。思往從之。貧不能具車馬之資。欲致身於趙。與故人一訴別。况其難不啻登天也。無聊中有趙客賈舍人者。來遊大梁。張儀漸與之稔。乃叩之曰。客自趙國來。今趙國之相。果蘇君也耶。舍人曰。然也。君與蘇君。豈有故耶。不然。胡爲見問。張儀慨然曰。蘇君固同學也。嘗相約曰。苟富貴。毋相忘。今日雲泥分隔。安得至趙。使蘇君履此平生之言哉。舍人曰。君毋然。苟欲見蘇君者。旅費僕爲任之。



張儀藉買舍人之力至趙。舍人遂別去。舍館定。投刺謁蘇秦。自以同學。至好。足及門。則倒屣相迎。握手問無恙。開抱送襟。適館授餐。流連晨夕。引已於青雲之上。固意中事。乃屢謁不得見。張儀始而怪。繼而疑。終乃憤而欲歸。旅館主人恐儀去而秦來召。無以應命。且得罪。因堅留不令去。張儀旅舍無聊。則日往蘇秦之門。一日。門者戒其明日早

至儀如約而往。及於堂下。將上階。左右曰：「止。則見蘇秦。」上坐。吏白事者數十人。秦頤指氣使。意甚得儀。立堂下。若未見者。日將昃。吏盡散。堂上呼客進。張儀謁見。甚恭。蘇秦遙呼之曰：「餘子別來無恙。得無飢乎？」儀未及置辭而食已具。於堂下視之。則粗糲耳。蘇秦因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恃也。」謝去之。

張儀以蘇秦不相助而反見辱。憤甚。思雪此恥。當時六國皆弱。惟秦強。能苦趙。誓至秦求用。願旅用無所資。以是躊躇。偶與賈舍人言之。舍人慨然。願與俱行。車馬衣物。恣其所欲。張儀資其力。得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而敗蘇秦之縱約。

張儀得遇秦王。飲水思源。徼賈舍人之力。不至此。願其長留門下。以償感恩。知己之私。乃舍人忽欲回趨。張儀曰：「賴子得顯。方思報德。何言去也？」舍人惶恐曰：「臣非知君者。知君者乃蘇君。」

張儀至此方始恍然。前日痛恨蘇秦之念，不覺盡消而感愧之心，且無窮期矣。蓋蘇秦憂秦伐趙，敗其縱約，念非張儀莫能得秦柄而助己者，故先召而激怒之，令其憤而至秦。又陰使人給以財用，張儀乃謝舍人曰：「嗟夫，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舍人遂別去。張儀則舍趙而謀楚，爲昭陽誣其盜璧，擄掠幾死故也。

批評

昭陽亡璧門下，不疑他客而獨曰張儀無賴，其平日爲人可知。至受擄掠之慘，歸臥窮門，牛衣對泣，此三家村裏貧賤夫妻之常態。吐舌強笑，竟活畫出一幅無賴光景。

張儀至秦，驟得惠王之信用，其進說之言，今不可考。史策皆謂蘇秦資之至秦，獨呂氏春秋謂出於周昭文君。呂氏謂張儀將西游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悅而相之。張儀德昭文君，令秦惠王

師之。

或謂蘇秦欲張儀得秦柄。以爲己用。則何妨資其旅費。而明告之。度張儀未必不感激而圖報也。則應之曰。不然。張儀之爲人。蘇秦豈不知之。見利則趨。見義必避。彼一用秦。則必竭力以破縱約。立不世之功。以固秦王之寵。爲蘇秦計者。是樹敵也。惟籠之以權術。相與結一時之懽。及其境過忘情。遷延歲月。蘇秦之功。固已成矣。蓋亦無可如何而爲此。一時之計。以蘇秦之智。不能敗帝秦之局。論古者。亦只得委之於天也。

秦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諸侯不可一猶連。雖之不能俱止於樓。亦明矣。吾欲使武安子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惠王曰。敬受命。觀此。則首破縱約者。仍是張餘子耳。

第七章 說韓魏

蘇秦得舍人歸報。知其計已成。乃復至韓。說韓宣王。其辭曰。

韓北有鞏洛。今河南成皋。春秋時之虎牢故城在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商山名在商洛之間。道秦楚之險塞。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東有宛穰洧水。宛穰二縣名。並屬南流。洧水名在新鄭東南。流

入南有陘山。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在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疆

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南方蠻夷出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及少府

謂作之得時。力倍于常也。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

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史記注在朔州北棠谿。故城在豫州偃城縣

有棠谿墨陽。淮南子云墨陽之莫邪合贖。音附一鄧師。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劍人於海池

馮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千將。越有

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抉一作決

射決也。決音決。拔芮。拔音乏。芮也。芮謂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

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

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執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音寧爲雞口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雞口雖大，乃出糞也。雞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

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蘇秦乃又至魏，說魏惠王曰：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秦水，上流卽汴河，自中牟縣流逕許昌，又東汝南。今河南許昌縣西南郟。今河南南昆陽。今河南葉縣南召陵。今河南郟縣東東有淮、潁。淮、潁皆南水

舞陽。今河南舞陽縣西新都。今河南新野縣東新鄭。今河南新鄭縣東

安徵大江蘇今濟無須。西有長城之界。師築長城於西邊北有河外以秦

以河東爲河外梁卷衍南懷慶是也酸棗酸棗故城在今河南地方千里。地

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

鞫鞫殷殷。鞫音隱反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

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却其主。

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東

藩築帝宮。謂爲秦築宮備其巡狩受冠帶祀春秋。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

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地名或云

西北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今衛豈其士卒衆哉。

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謂以青巾裝

擊二十萬。厮徒十萬。厮養馬之賤者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

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謂割地

効已之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則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批評

孟子說齊梁常云「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蘇秦說韓魏亦常以越王句踐故事爲比皆俱有至理不能以言出蘇秦便疑其一味扯淡也。惟孟子則純從根本上圖自強蘇秦只圖一時之邀倖言同而旨異耳。」

蘇秦所舉各國情形皆不免有意誇張而遠於事實處。顧其口辯自亦可驚讀之尚可移情聽之能不動容哉。

第八章 說齊楚

蘇秦見韓趙魏三國既已成功因東說齊宣王曰。

齊南有泰山。

在山東泰安縣北五里

東有琅琊。

故城在今山東諸城縣東南一百四十里

西有清河。

今直隸清河縣

清河在燕北其處

北有勃海。

碣石以四至直沽口禹時爲遼河戰國時謂之勃海

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

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

絕涉皆渡也言齊有軍役不用渡河取諸二部但取

諸臨菑而已足

臨菑臨淄齊都古城營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

七十二萬不但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

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

筑似琴而大頭圓五絃擊之

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

六博蹋鞠

皆古嬉戲之事

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此以言其人多也

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挫。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徑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衛陽晉地名在西南經乎亢父之險。亢父山名。故縣在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秦乃西南說楚成王曰。

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

註見

東有夏州。今夏海

陽南有洞庭。

今洞庭湖。又

蒼梧。

今道州南

北有涇塞。

涇山在

郇陽。

郇陽即地

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願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相去何居焉。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懸。而無所終薄。今賢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批評

燕爲弱國。苟免於難。亦無他求。故蘇秦之辭不多費。而說已行。韓趙魏三國亦深苦秦人之暴。苟得保境息民。於願亦已足矣。蘇秦於此亦易成功。齊處東海。春秋以還。世爲霸國。其自視又與韓趙魏不同。說之較爲費力。蘇秦借韓魏之地勢。以與齊國相比。而鼓動齊王之勇氣。其說楚也亦然。惟楚爲山東強國。其自視又不同於齊。蘇秦於縱橫利害之外。又不得不加上許多空話以媚之。正是獅子用全力處也。

爲說士者。平日必讀書。通古今。貫澈歷史地理之學。旁及風土人情。無所不曉。至一國。則能挾一國之利害。以其所挾持之政。見明目張膽陳說於侯王之前。蓋非兼才學識三長者。不辦。不是空言無補。或巧言亂政者之所得。僞爲也。讀蘇秦說六國文。當知蘇秦之真本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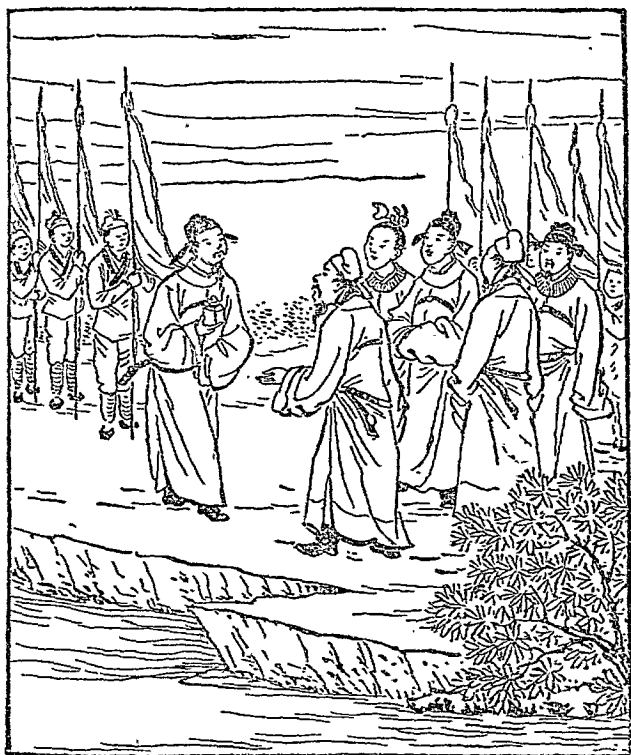
第九章 縱約之成

蘇秦既得六國之同意。乃代表趙王。會韓人魏人齊人楚人燕人盟於洹水。

河出

遷南陽縣西三十里黃林盧山東取衛河其辭曰「秦以牧馬賤夫

王秦始發馬於汧汭之周



封馬大蕃息孝王
 秦之恃強凌弱思
 併諸侯惟衆可
 以禦寡六國爲
 一衆莫加矣自
 今以後凡我同
 盟結爲兄弟一
 國背盟五國共
 擊之」於是六
 國合縱而并力
 焉蘇秦爲縱約

長。并相六國。此周顯王三十六年事也。民國十四年

百四十四年

當此時也。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方其歸自洹水。北報趙王也。革車百乘。錦繡千純。音遜。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二十鎰。以隨其後。過洛陽故里。山川雲樹依然如故。低徊今昔。榮枯異狀。固已感慨係之矣。

周顯王聞蘇秦將至。特爲除道。使人郊勞。古者賓至近郊。君主使。至家。兄弟妻

嫂。皆側目不敢仰視。蘇秦笑謂其嫂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諛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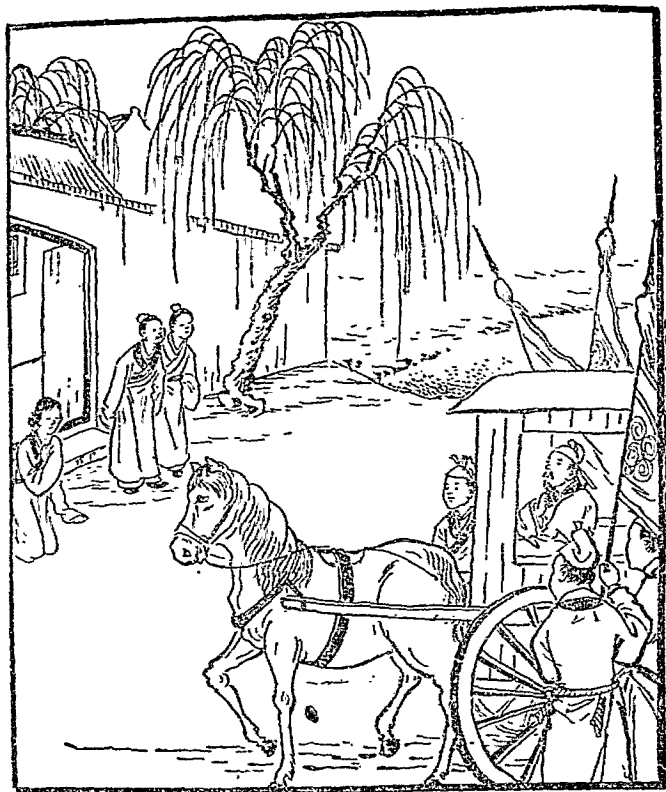
蒲伏。諛若。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此一人之

身。富貴則親戚懼之。貧賤則父母惡之。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且

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負背也。枕也。近城之田。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豐沛之雞犬。漢高祖十二年。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南陽之子弟。世祖幸十七

宗室諸母相酬悅與古之英雄亦以富貴還鄉爲人生第一得意事。此時蘇秦



四十二
之。顧。盼。自。雄。不。
可。一。世。爲。如。何。
也。留。洛。陽。數。日。
散。千。金。以。分。贈。
宗。族。朋。友。徧。報。
諸。所。嘗。見。德。者。
在。燕。國。時。負。旅。
舍。之。人。百。錢。報。
以。百。金。從。者。有。
一。人。獨。未。得。報。
迺。前。自。白。蘇。秦。
曰。我。非。忘。子。

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於易水之上。拒易水有三皆出易州自定興西南合河南爲南易亦名冠河並合衛河及呼沱入海蘇秦所渡及太子丹送荆卿所渡之易水皆中易也是時我方困。故望子深。子今亦得矣。」

蘇秦歸趙。趙封爲武安君。乃繕縱約一通投秦。意若曰。爾毋輕量天下。士今有以報爾矣。蓋未忘金盡裘敝之恨也。自是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

批評

自蘇秦以合縱困秦。天下始畏說士。景春所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者也。史記蘇秦傳。乃投縱約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者十五年。然周顯王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通鑑考異以爲妄。故不載。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語。然考張儀說楚趙。范雎說秦。並有此語。則非無因也。古史宋轅撰書齊魏伐趙。縱約皆解。然諸侯宗秦之策。時相與合縱。或合。或解。秦人病之。兵不敢大出者十五年。此言得之。

爲六國謀者卽不能行。孟子之言而能行。蘇秦之計亦足求一時之安。其故則蘇子由論之詳矣。曰「秦之所與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齊楚燕趙四國宜助韓魏使之拒秦。乃計不出此而貪目前之小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秦還鄉時事。國策摹寫最足。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家庭之中。已若此之甚矣。三代淳朴之風。至戰國時已凌夷至此耶。是知善良之風俗。百年培之而不足者。一旦敗之而有餘。無怪二千年來。世風日下。釀成今日爭名奪利之社會也。

第十章 蘇秦之末路

縱約成。秦國大懼。日夜謀所以破之者。周顯王三十七年。秦使犀首欺齊魏與

共伐趙。以敗縱約。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

蘇秦至燕。值文侯新薨。太子卽位。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王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

蘇秦知易王之后。爲秦惠王之女。燕之於秦。丈人行也。蘇秦明知惠王此舉。陽結兩國之好。陰爲弱燕之計。非真有愛於燕。然藉此足爲說齊之資。往見齊宣王。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附子一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鷹。行而彊秦敵其後。以報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

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齊王從之。

人有毀蘇秦於齊王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遂歸燕。夫蘇秦之辭趙王也。曰：將藉燕國之力。懲齊王破約之罪。今返燕十城於趙。未獲絲毫之利。而於理則燕王應德。蘇秦之功。乃返燕後。燕王竟不復官之。

蘇秦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於是詳同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宣王卒。湣王卽位。蘇秦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官室大苑囿以明得意。蓋欲以此敝齊之國力。而使之不能謀燕也。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殊死也。言蘇秦時雖不死。然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

齊王因而誅之。

蘇秦死。葬洛陽青陽門外三里之孝義里。冢旁有寶明寺。寺僧常見秦出入。此冢車馬羽儀若宰相狀也。其故宅至北魏時爲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掘地得黃金千斤。銘曰蘇秦家金。已上皆見洛陽伽藍記。豈蘇秦勢利之心。雖死亦不銷歟。亦大可慨矣。

批評

蘇秦之始出也。歷無數之困苦。費爾許之氣力。成得涇水之功。其政策。其手腕。皆卓然可傳。蓋自秦孝公發憤圖強。山東諸國既莫不懼之。擾攘久之。未聞有以約縱抵制連橫藉保均勢之局者。蘇秦明眼覷定。親手做到。可謂難矣。戰國策寫蘇秦處。雜入議論。已失史裁。史公好奇。又錄其說。遂令後世之人。看得蘇秦僅一勢利之徒。餘事皆一筆抹煞。是固蘇秦之立品不嚴所致。亦可見作史之難也。

蘇秦前半節事有一堅確之主義。故其敗也。人皆惜之。其成也。人皆賀之。至縱約壞。趙王疑。蘇秦失意之期。又至。理宜急流勇退。養望自重。爲捲土重來之計。乃不出此。而苟且求容。依違無行。史謂蘇秦通於燕易王之母至於殺身。亦無人爲之太息者。以其苟求祿位。毫無主意故也。

吾人作事。全仗精神。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蘇秦之始也。困頓於飢寒。擲掄於隣里。激刺深而精神奮。故能戰勝萬難。達其目的。後則安富尊榮。頽然無復遠志。事業遂終於此矣。

袁淑真隱傳載鬼谷子遺蘇秦張儀書曰。若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蕩其根。上無徑寸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哉。蓋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岳之檀柏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此蓋以功成身退。勗儀秦。惜儀秦不知也。

洛陽縣志。蘇秦家在河南郡有三處。洛陽伽藍記所稱一也。一在新安縣。通志引唐張巡詩。沙埋古篆折碑文。六國存亡事繫君。今日淒涼無處說。亂山秋盡有寒雲。一在鞏縣。鞏志縣西南六十里。有三蘇冢。蘇秦蘇代蘇厲是也。

教育玩具

商務印書館發售

玩具爲兒童的恩物，活潑兒童的情思，增進兒童的知識。兒童有了玩具，就可免除一切壞的習慣了。

本館所製各種玩具，都寓有教育之意。各種式樣，上海棋盤街本館發行所均有陳列，另印目錄承索即寄。



元又(1050)

Books for Youth
Su Ch'in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七年十一月初版

少年叢書 蘇秦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無錫孫毓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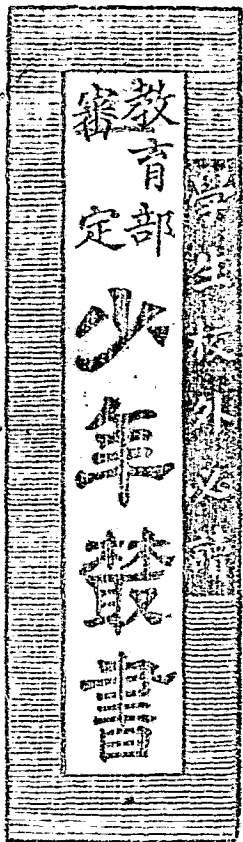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
 南京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
 漢口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
 達縣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桂林
 梧州梧州南甯張家口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每冊定價一角

林漢達孫毓修等編記事簡明。議論
 正大。閱之足以增長見識。堅
 定志氣。凡家有少年。而欲
 知其將來成偉大之人物者。
 不可不備此等書籍。使其課餘閱看
 書目列下。

信陵君	郭子儀	班超
諸葛亮	王陽明	岳飛
文天祥	納爾遜	哥倫布
畢斯麥	加里波利	華盛頓
大彼得	格蘭	司馬光
富蘭克林	朱子	蘇秦
陶淵明	克林威爾	林肯
德謨士	蘇軾	馬援
蘇格拉底	拿破崙	
玄奘		

ABC
28: 15